

男科名医曹开镛

曹开镛

中国医药出版社

26.2



K125-2

44

62.61.1

男科名医曹开镛

张树藩

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

B 710.196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记述了男科名医曹开镛突破性医学禁区，探索研究治疗男性生殖系统疾病的艰苦历程。书中记述了由于阳痿、不育、前列腺等疾患所带来的家庭悲剧和难以启齿的痛苦。同时，还介绍了性盲们令人可笑又心酸的事例。这是一本感人的社会生活启示录。科学家预言：男科病有可能成为21世纪危害人类健康的疾病之一。因此，对于男科疾病知识的普及迫在眉睫。

男科名医曹开镛

张树藩

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出版发行
(北京西直门外北礼士路甲38号)
天津市宝坻县马家店印刷厂 印刷

开本787×1092mm 1/32 印张 3.5
字数 70千字 印数1—2000
1990年4月第1版 1990年4月第1次印刷
ISBN 7-5067-0144-8/R·0144

定价：2.00元





男科名醫曹開鑪

发展中医男科学
为人民健康服务

乔懋彬

1989.8

序 一

曹开镛医生继主编《中医男科学》之后，又开始主编《中医男科丛书》，为整理、继承和发展我国有悠久历史的中医男科学术资料作出了可贵的贡献！同时，对中医男科学这一新兴学科的建立与发展，起到积极地推动作用。

与中医妇科学相比，中医男科学的研究要薄弱得多。几千年来，祖国医学在临床和理论上对于男性疾病虽然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，但系统的专著却很少。医学史上虽记载明代岳甫嘉著有《男科证话全篇》，可惜已经亡佚，清代傅山著有《傅青主男科》二卷，但内容主要为男女兼有之杂病，对后世影响不大。近十几年来，曹开镛医生和他的同事们，经过艰苦的努力，在丰富的临床实践和广泛的古籍整理的基础上，借鉴国内和世界男科医学研究的成果，对中医男科学的学术思想体系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。上述专著和丛书的陆续出版，将受到广大医务工作者和亿万患者的欢迎，也为中医男科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。我向这些为男性造福的医务人员致以崇高的敬意，并希望他们在今后的实践及研究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果。

岑月利
加小峰柳野

序 二

张树藩同志撰写的《男科名医曹开镛》出版了，值得庆贺！

《男科名医曹开镛》，向读者介绍了一位医术与医德都堪称楷模的医生。曹开镛出身于中医世家，在艰难的条件和重重阻挠下，他立志探索中医男科学，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。曹开镛解除了几千名男性患者的痛苦，给许多家庭带来幸福，他的专著《中医男科学》为我国男科学发展奠定了基础，这都是令人庆幸的好事情。

《男科名医曹开镛》告诉我们，一个有志成才、为人民作出贡献的人，必须坚韧不拔，开拓前进。正如作者所写：

“我写的是一个人的故事，但是它的哲学意义上的蕴涵和象征，却是一个民族的形象。”读完本书，确实令人掩卷沉思。

本书充满真挚情感，切近现实生活，文笔清新流畅，是一本值得一读的生活启示录，愿作者有更多更好的作品问世！

黄炎智

1989年10月5日

目 录

男科名医曹开镛.....	1
男科保健纵横谈.....	48
男科的社会学思考.....	98

男科名医曹开镛

医学家们慨叹道：人类对于睾丸的认识，还不如对月球那么清楚。

——题记

一、结识曹开镛纯属偶然，但是，一位男科的开拓者，成百上千名患者围着他团团转，难道也是偶然吗？探索这中间的奥秘，就成为我采访他的动因。

秋末的一个晚上，同事小真突然问我：“曹开镛你认识吗？”

“不认识。”

“那你该认识一下，他是我的老战友，过去曾在某师当过团卫生队的副队长，转业后，在某医院当副院长。这几年研究中医男科挺出色，他主编的我国第一部《中医男科学》出版以后引起轰动，连市里领导同志都托人找他要书呢。他

还创办了一个名中医门诊部，亲自主持男科门诊，每天的病人多得推不开。他研制的回春壮阳灵一、二、三号疗效极好，日本人想请他到汉学中心去行医，他不去，又要花50万美元买他的药方，他也没卖。我敢说，这是咱天津还未被人们认识的一位新闻人物。”

小真的话，对于一位记者，确实富有诱惑力，我于是答应见一见这位新学科的探索者。

又一天华灯初上夜幕降临时分，我们来到新华路68号。这里距离天津最繁华的商业区劝业场仅几百米，人流可街筒子灌，自行车骑不起来，只好推着走。这是一个不怎么起眼的门脸儿，门前的便道上密密匝匝挤满了自行车，只给门前留出一条刚好走一个人的小道。门旁边有一块不大的木牌上写着“天津市名中医男科门诊部”。

我们顺着挤窄了的小路，走进男科门诊部。屋外是人流，屋里是“人酱”。我和小真几乎迈不开步，更甭想走到曹开镛大夫的身边去。他那张小小的诊桌四周坐满了人。曹医生没有发现我们，他正聚精会神地听患者自述，左手诊脉，右手记录。

门诊部的一位大姐把我俩当成看病的，招呼我们挂号，我们只好说明来意。那位大姐面露难色地说：“曹大夫从上午8点半钟应诊，除了中午好歹吃了一口饭，一直没离开过座位，连他桌上那杯水还是我递给他的。他太忙了，另约个时间，改日采访吧！”

小真答应，拨开人群，把曹开镛请了出来。在门诊部的门口，我和那位大个子医生第一次握了手，他的手很大很温暖，连声道歉：“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礼拜天行不行？上午我

能抽出半天。对了，先送你一本书。”我明白他送的是《中医男科学》。

昏黄的路灯下，我看不清他的脸，但是我能感受到一股诚挚的热情。我想，他还保留着部队干部的作风，爽朗、亲切、一见如故，这种人际关系可以说是中国大陆人情的典范。

男科是我国新兴的性医学学科之一，过去，患有男性生殖系统疾病的人们由于文化传统、道德观念、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原因，羞于启齿，投医无门，他们成了一批“准男子汉”。如今，重新寻回男子汉，恢复男子汉尊严的热望鼓起了他们的勇气，他们从全国各地赶到这里，倾吐着家庭的隐私和难言的苦衷。还没有正式进入采访，摩肩接踵的人群就传给我们一个强烈的信息：这项造福于男同胞，关系到千家万户幸福的事业，是多么生逢其时。

然而，一项事业的成败并不完全取决于客观世界的需要，天时、地利、人和，诸多因素的交叉感应，才能使一颗事业的种子萌发出嫩芽。曹开镛的事业是怎样探索的？这对我还是一个谜。

礼拜天的上午，我们在曹开镛的家里开始了交谈。他那神采奕奕的双眼，透出一股中年人充沛的精力和无比的自信。脸色红润，前额谢顶，给我留下了睿智和乐观的第一印象。

话题是从男科如何起步谈起的。曹开镛宽阔的前额放着光，他的话也使我们豁然开朗：

“医学科学经历了千百年的演进，建立了内、外、妇、儿、皮肤、颅脑诸科，唯独男科学始终未能形成体系。我国

男科的起步多亏了开放，多亏了对于种种科学禁区的突破。在我治过的病人里面，有好多这样的病例，小伙子英武、高大，姑娘热烈地追求他，可是在洞房花烛之夜，姑娘吃惊地发现她所钟爱的人是个丧失性功能的‘废物’。姑娘哭了，最后不得不提出，先治病吧，治不好算咱们没缘份。还有一对老夫妇，结婚十几年了，就是不生孩子。双方都做过检查，生理机能全部正常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我们门诊部的老大姐李医生发现，女方是个处女，细一盘问才知道，他们性交时一直把尿道当作阴道，十几年就这样过性生活。这些可悲的性盲！因为我们过去一直把性的问题同荒淫无耻、同流氓犯罪联系在一起，成为讳莫如深的话题，禁锢到了这种程度，还有什么家庭的欢乐，人间幸福可言？我常常从这些人间悲剧中联想到，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，总有那么一些不正常的现象……性的压抑，造成了人们精神世界的严重病态。”

曹开镛一口气讲了那么多，全然不顾我们是否理解，同不同意，好象他说这些也是受到了某种压抑，而今天一有机会便一吐为快。

我和曹开镛都意识到，这次谈话已经超出了性医学和男科的范畴，但是，它却为我们的采访定了一个不算低的基调。

二、传播福音的事业，来源于一个令人饮泣的悲剧。曹开镛吃惊地发现，他周围竟有那么多人失却了性！

男科事业，被称作传播福音的事业，因为它关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。可是这项事业的开端却是充满了血腥、屈辱和烦恼。

曹开镛似乎不愿提及这些往事，是因为它太惨了，令人神伤，还是碍于老战友的情面，不愿意触及某些人的隐私，抑或是有其他的心理障碍？总而言之，我摸不准他的脉。话题每每涉及这一段的事情，他总是把我们的问话岔开。所以，我的采访十分艰难，为此，我不得不绕开他，从别的途径搜罗到当时的事件细节。

刘毅是一位职位相当高的干部，50多岁的年纪，脸庞紫红，身体保养得极好。下级对他十分敬重，因为他立过战功，抢弹十几次从他身上穿过，都没有伤到要害部位。人人都说他命大。他的家也是令人羡慕的。房子舒适安逸，而且还有一位温顺漂亮的妻子。跟刘毅相熟的干部，常含着又羡慕又妒嫉的心理，开刘毅的玩笑：

“刘部长，又想小娘子了吧？才星期三，离周末还早哩！”

“我要有刘部长那么个俊媳妇，非派个警卫班看守起来不可。不然哪……嘿嘿。”

听着这些话，刘毅的心里喜孜孜甜丝丝的。妻子的美

貌，使刘毅的自我心理膨胀，很能满足他那大男人的心态。得到一个美女的垂青，使他在同性的竞争者中间大显威风。

他们有一个女儿，是刘毅的前妻留给他的。女儿正在读中学，住校，一家三口，每周只能团聚一天。生活本来是平静安宁的。可是自从那年战备，刘毅到边防执行8个多月任务，回来就起了风波。夫妻相逢的第一夜，该是“久别如新婚”般的甜蜜。那天晚餐刘毅喝了几盅酒，借着醉意他们早早上了床。刘毅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异常：脱衣时他还是雄心勃勃的但当正式要用的时候却蔫软得拾不起个来。刘毅惊出一身冷汗，粗鲁地捶着床，妻子温柔地安慰他说，也兴许是酒喝得太多了，她起身给他倒了一盅解酒的醋。刘毅不死心，坚持再试一次。可是还没等派上用场，一阵急促的呼吸过后，刘毅控制不住，早泄了。妻子也很扫兴，但是她不敢流露出来，只是悄声地安慰刘毅。刘毅焦急之中，透出内疚。

一连五天，刘毅固执地坚持试验，但是结果一次比一次惨。他并不了解，这是长期性的抑制所带来的生理和心理的病态变异。找不到别的原因，只好怪自己老了，身体零件不中用了。这使他的心理年龄一下子衰老了十几岁。失败的次数在增多，刘毅的焦躁和烦恼也越发加深。情绪越是低落，厌食、失眠、晕眩、无力等衰老症状就越是明显。他的紫红色的脸膛变得灰中透绿，脾气越来越大，动辄怒吼，吓得身边的工作人员不知所措。他在性生活方面的成绩越来越不及格，3个月之后，竟再也不能勃起，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废物。

本来，一家三口就难得团聚，再加上刘毅早衰，脾气变

坏，他的妻子的孤独寂寞可想而知。多么富裕的物质生活，也填补不了精神上的空虚。没有爱情的婚姻固然不幸，但没有性生活的婚姻，更象是哑巴吃黄连，有苦难言。

渐渐地，在家属区传出风言风语，说是刘毅的小媳妇有了外遇。人们只是这样私下传着。谁也不敢传到首长刘毅的耳朵里。

但是，雪里埋不住孩儿，刘毅的小媳妇那一天天凸起来的肚子，却瞒不过任何人。伴随着众人的猜测，刘毅家爆发了“战争”。刘毅爱他的妻子，他只希望妻子指出情人是谁。可是他媳妇心灵的十字架却过于沉重。她知道，这是破坏军婚的犯罪行为，供出情人将意味着背叛，并将他送进牢房。面临着这样的抉择，他妻子犯愁了。家战不断升级，刘毅理直气壮地要对那颗苦果采取毫不留情的措施，在无法解脱中，她走了一条轻而易举的解脱之路，撒手人间。

刘毅曾经悄悄地找过军医曹开镛，问他的病能不能治愈，曹医生无言以对，眼睁睁看着阳痿拆散了好端端的一个家庭。这件事深深地戳伤了曹开镛的自尊心，负罪感一直沉重地压迫着他。

几乎与这件事相伴而生，另一位团职干部也患阳痿不举。因为有了前车之鉴，患者本人和曹医生都十分重视，经过多方探询，求医问药，只能靠每周一次注射雄激素，勉强支撑性生活。还有一位“难兄难弟”，结婚3年因精液不液化而不育，堂堂五尺男子汉，却总象办了亏心事，家里外头都比别人矮一头，丢掉了男子汉的气派。

性功能障碍不会直接影响人的生命，但它无论对病人本身还是病人伴侣，精神上的伤害都是严重的。这是曹开镛70

年代中叶从大量病史中得出的结论。在当时的中国，性还是一个讳莫如深的羞涩的话题，人们在摒弃庸俗的同时，也拒绝了科学。曹开镛深深地感到人的本能的饥渴与对科学的禁锢尖锐的矛盾，焦虑困扰着他。他隐约地感到，刘毅的病不是他一个人的缺憾，刘毅的悲剧不只属于他自己。正如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罗洛梅教授在他的《爱与意志》一书中写道：

“不管性在我们社会里已被贬低到何种程度，它仍然是人类生殖的主要力量，它仍然是繁衍种族的主要动力，它仍然是人类自身最深沉的乐趣及最普遍的焦虑。”

三、为了结束这个悲剧，“寻回”男子汉；“拯救”“生理的弱者”——男性，他艰难地拓荒、探索，花费了十年功夫。

作为一名军医，面对周围男子汉的苦恼而无能为力，曹开镛不能不感到惭愧。可是“文革”十年冲垮了多少人美好的憧憬，曹开镛也整整耽误了十年大好光阴。

1978年，当他转业到M医院当副院长时，他发现，作为医生十年前欠下的债，如今是越积越沉重了。社会调查的数字怵目惊心：城市居民离婚率逐年上升。婚姻裂变对幸福家庭的覆盖，正在呈浸润型扩展。据上海市有关部门的统计资料表明：××年全市的离婚率为2.12%，比上年上升17.13%，××年上海市向婚姻登记机关、法院提出离婚的25825对。离婚原因中，第一位的是感情基础差，性格不合，第二位的是第三者的插足，第三位是性生活不和谐，而感情不合与第三者插足的背后也往往隐含着性功能障碍的因素。

可是，男子汉的这些苦衷，又有谁去过问，又到哪里去诉说和解除呢？男性习惯上被称作强者，可是生理学的研究表明，男性的生理机能存在着许多弱点。男性的悲痛耐久力、耐饥渴程度、语言功能和小脑平衡器官以及应付突发事件的能力等等，均比女性逊色。男性实际上是生理弱者，但在医疗保健上却没有可靠的保障。全国各大医院都设有妇科，还有专门的妇产科医院。可是在80年代初期却没有一家医院设男科。这种对于男子汉的疏忽，使曹开镛有一种沉重的负